●責任編輯：張岳悅 2025年6月24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

詩語背後

●木 木

江門、海門與崖門(下)

崖門海戰後衣冠南渡，孕育了陳白沙；鴉片戰爭後西學東漸，催生了梁啟超。他們都是開宗立派的人物，是江門這方水土的造化。

思想的花朵，伴生着社會經濟的碩果。江門的墟市貿易興起於元末明初，以墟頂街為代表的江門墟，每逢一、三、五開墟，四鄰八鄉將農副產品及魚產品拿到這裏交易。後來，墟市逐漸擴大，明末清初發展成為嶺南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千艘如蟻集江濱」「客商聚集，交易以數百萬計」。1685年粵海關成立，在江門設立正稅口，俗稱「江門常關」。1897年，根據《中英緬甸通商條約》專款，江門成為西江第一個上下客貨停靠站。同年10月，粵海關在江門設立辦公所。1904年，江門海關正式成立，粵海關把江門和甘竹兩個常關劃歸江門海關管轄。自此，江門成為五邑地區乃至整個粵西舉足輕重的對外通商口岸。至1925年，江門擢升為廣東省獨立市（省轄市）。

1929年至1933年間，政府統一規劃，拆除周邊街巷的平房，大規模拓寬街道，沿街修建多樓層商住兩用建築。新建的主街道，順應民意稱作「常安路」。常安路建有豪華高檔的蓬萊大酒店，以及著名的蓬江、中華、環球酒店。蓬萊大酒店是美國華僑許濟阜投資10萬港元興建的，直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仍是江門市區的標誌性建築。江門老城區的格局，基本上就是那個時期形成的。寬達十多米的水泥馬路，簇新的商住兩用騎樓，富有僑鄉藝術風格的牆面裝飾，使江門一躍而成珠江三角洲繁華的工商業城市，充滿了現代氣派和僑鄉風情。

當時粵西地區的陸路交通不發達，江門憑藉水碼頭的優勢，西接湛江、肇慶及廣西梧州、貴港、南寧諸邑，北上廣州，南下港澳。客商貨物雲集江門，晚上從長堤上船，次日凌晨便可抵達廣州或香港，夕發朝至，方便舒適。快艇更是只需兩個小時，儼然同城客運。蓬江河道擁擠程度，在當時的中國城市中實屬罕見。長達數公里的長堤一帶，成了客商往返和貨物集散中心。各行各業商舖，豪華賓館酒樓，以及普通的旅店、餐館、賭館、妓院，應有盡有。白天人流如潮，生意興隆，入夜燈火通明，熱鬧非凡。經營旅店的船隻大多會做一種名「艇仔粥」的江門小吃：長案上擺滿蝦、蟹、貝類等河鮮，客人選好材料後，店家立即開煮，鮮活的河鮮在柔細的大米粥裏翻滾，很快一碗極具特色的艇仔粥就上桌了……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江門往來廣州等城市的內河航運十分發達。客輪裝飾華麗，雕欄畫棟。舊時很多人不識字，為免搭錯船，每隻客輪的尾部會畫上不同的花卉圖案，以作識別，並裝有採光燈管，夜晚亮燈時格外奪目，故稱花尾渡。當客輪靠岸或離開碼頭時，要有拖輪與客輪並排用纜繩固定，然後由拖輪將客輪推進或拖出。嶺南俗語稱男女戀愛為「拍拖」，結婚為「埋岸」，分手為「甩拖」，皆緣於此。花尾渡流行半個多世紀，直到1981年才正式結束其航行歷史。

江門五邑有「中國第一僑鄉」之稱，華僑文化源遠流長。祖籍江門的華僑華人和港澳台同胞近四百萬人，分布於五大洲，而以南北美洲為主，約佔70%，另有20%在亞洲地區。江門西南部的「開平碉樓與村落」，作為富有特色的華僑建築，早已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文化遺產。江門市區亦有多達13條「百年華僑古村」，其中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啟明里，如今成為遠近聞名的華僑特色文化街區。

數以百萬計的江門人背井離鄉，漂洋過海，演繹了一部逆境求生的苦難史，也向我們展示了一部與命運抗爭的奮鬥史。華僑出海目的很明確，他們有三大願望：買地、建房、娶老婆。當時流傳這樣一首民謠——

目下難餬口，造化睇未透。
唔信這樣到白頭，只因眼前命不偶。
運氣湊，世界還在後。
轉過幾年富且厚，恁時置業起洋樓。

江門華僑的出海方式，涵蓋了三種主要的華僑類型：一是自由華工，移民東南亞的主體華工類型。始於唐宋時期，明末清初迅速增多，鴉片戰爭以後出現高潮。移民中不僅有青壯年男人，即下南洋大軍中司空見慣的「南洋伯」，20世紀初以後還加入了不少女性，被稱作「自梳女」或「紅頭巾」。二是契約華工，亦稱賒單華工，是移民北美洲、大洋洲的華工類型。為了滿足當地金礦開採和鐵路建設需要，美英等國勞務公司以墊資船費、伙食費的方式，在珠三角一帶招募勞工，俗稱「金山客」「金山伯」。三是「豬仔」華工，移民東南亞、中南美洲、大洋洲殖民地種植園的華工類型。非洲黑奴貿易停止後，殖民者在廣東、福建等地用誘拐、綁架等手段欺騙劫掠華工出洋。這些華工作為黑奴的替代者，毫無自由可言，是人類勞動史上黑暗的一頁。

●崖門水道示意圖。 作者供圖

總體上看，僑鄉民眾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文化交匯、碰撞、融合的環境之中，具有比較廣闊的國際視野，觀念開放，信仰多元，飲食、語言、服飾等唐番雜存，土洋結合。以江門五邑為代表的沿海僑鄉，由此成為最早融入全球化的中國鄉村。

崖門水道是一條強潮流水道，上接銀州湖，下入黃茅海，在珠江八大口門中內河航運條件最好。千百年來，長河入海，造就沃野萬頃，逐水而棲，向海圖強，是城市孕育的搖籃和發展的密碼。想當年，文天祥獄中《哭崖山》：諸老丹心付流水，孤臣血淚灑南風。現如今，黃茅海大橋翩然而至，與港珠澳大橋、深中通道連為一體，地處粵港澳大灣區和廣東現代化沿海經濟帶之上的江門古邑，乘海洋強國建設的東風，迎來全新的發展機遇。這正是，驚濤拍岸八百年，滄海桑田一首歌：

如願到江門 方知是海門
古來多少淚 滴滴灑崖門
義勇滄溟去 英才沃野存
陳公承遠脈 梁氏繼超群
僑路開商路 前人勵後人
千秋家國曲 一唱到而今

豆棚閒話

●辛 年

從挫折中重拾自己

猶記得我和太太2023年12月7日曾出席女兒在香港大學牙醫學院畢業的學位頒授典禮，當看到女兒上台，徐徐步向院長Fleming教授的講壇時，心中十分欣慰，經過6年苦讀，她已成長為一位醫生。隨後，我又看到有一位上了年紀的牙醫獲頒哲學博士學位。他行動不大方便，下台階時要人扶持。據座位旁邊的人說，他曾患病，但仍努力不懈，一邊行醫，一邊進修，最終取得牙醫的最高學術學位。對一個健康受過挫折的人來說，這挺不容易。

錢鍾書說：「人生據說是一部大書。」他又在《論快樂》中說：「在高興的時候，我們面對瞬息即逝的時間喊着說：『逗留一會兒罷！你太美了！』那有什麼用？你要永久，你該向痛苦裏去找。」我畢業後的幾年，受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香港百業蕭條，通脹率很高。我多次覓職，均無回音。我並不氣餒，一面進修，一面繼續尋找合適的工作。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後，我終於在一間有規模的銀行找到一份可以發揮自己專業所長的崗位。這段經歷，使我明白到人生的每一階段，都有不同的考驗，那正是另一段人生旅程的轉折點。人生就像激流漂筏，有無數我們無法預知的大大小小逆境，我們不斷從逆境中學習，鍛煉自己，便能處之泰然。

法國傳記文學大師莫洛亞（Maurois）在《人生五大問題》一書中指出，幸福要訣之一是「適時遺忘，不要對過去的事情歷歷在目」。我十分贊同，對於過去的困苦，不要耿耿於懷。張煊昌中學三十周年校慶原創劇《This is Me》主題正是此點。此劇內容講述三位年輕人從不同的困境與挫折中重拾自信、自我，學習欣賞自己、愛自己。此劇台前幕後合共超過100人傾力合作，共同創造了該校話劇史上的新一頁。過程中要克服很多困難，而一切難題透過磋商、協調、溝通，難關一一迎刃而解。這是多麼勵志啊！

我參加過一個講座，由萬家輝博士介紹「接受及承諾治療」（ACT）。他舉了一個實際例子來解釋這種治療。有一位中年會計師，有一次因不小心駕駛導致他人死亡，被判入獄。這次意外給他帶來心靈上的創傷。ACT讓他接納身心的各種困擾，轉移心力，集中在有意義的事情上，甚至將一半身家損獻給提供ACT治療的義務機構，他的生活因而變得充實。

本地作家曾繁光在《晴空，在每個人的心裏》一書中指出：「面對當前的困境，昔日挫敗的經歷往往是最好的借鑒，也能夠指引我們該如何面對當前的問題。」我也體會到，活在當下固然重要，而記住生活的甜，忘掉過去的苦，看着現在的美，想着將來的好，這樣的人生才有奔頭。遇上逆境，我們得當機立斷，意志堅定，朝着既定目標進發，不斷從挫折中汲取養分，重拾自己，活出彩虹。

民間文學 粵語講呢啲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探討AI在廣東話實際運用上的表現(1)

自特朗普重掌白宮後，國際間的關係一時間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這裏當然是指他上任後立即推行的新關稅政策。這次的對象不單是幾個貿易逆差較大的夥伴國，而是延展至所有貿易夥伴。政策一出，美國與各國的關係轉趨緊張，全球金融市場也極其波動，國內外媒體對特朗普在處理是項行動中所抱持的「意識形態」充斥着不少評價，且以負評居多。經過兩個多月美中就關稅課題上拳來腳往，雙方達成了一個看似塵埃落定的談判方案，但不排除仍有變數，尤其中國的對手是每多「變卦」的特朗普。

廣東人說髒話出名，但說到講一些既刻薄且到肉（到位）的描述，廣東人「認咗第二，冇人敢認第一」（無出其右；second to none）。就近期特朗普二度上場後開打的關稅戰，廣東人便可用「成籮」（超多）話語來描畫其「意識形態」。讓我們看看好幾家中美AI就上述課題選取了什麼廣東話來描述（隨後是評價及補充）：

用什麼廣東話來形容美國總統特朗普最近在開打關稅戰中所展現的意識形態？

某人在某處境下的「意識形態」指其思維模式，而這樣的模式會反映在其取態和行為上。要注意的是，查詢其中一個目的是考核AI運用廣東話包括港式粵語的能力，所以如果交出的是書面語包括台諺，即便恰當也算答非所問。

自AI橫空降世，中美科技界掀起一片拓展狂熱。中西方從來就存在不同的意識形態，某方對過去和現在事物的理解、詮釋或會存在偏頗或傾向一些政治背景，而這亦讓人們在不知不覺下受到一定程度的誤導。不少人會以為不同地域的AI開發商必定有其政治立場，筆者先行告訴大家，透過是次查詢，各家AI均同一口徑對事不對人，令公眾可看到公平、公正、公開的客觀分析，那絕對是人類之福。

AI（1）

可以考慮以下幾個貼切的俗語，它們反映了保護主義、強硬立場或以自我為中心的策略：

1. 「自己友打自己友」指自己人跟自己人鬥爭（內訌）。關稅戰雖然針對其他國家，但也可能傷及美國自身的經濟和盟友關係。

【選取恰當，更傳神的描述是「鬼打鬼」。強如美國也斷不能沒有盟友，是次一刀切式的開徵關稅，就有盟友公開表示不滿特朗普「鬼打鬼」，完全破壞了一直建立的關係及誠信。】

2. 「攞石頭砸自己隻腳」形容自以為聰明的行動最終害了自己。特朗普的關稅政策可能短期內保護某些行業，但長遠可能導致貿易報復、物價上漲，損害美國經濟。

【選取恰當，「攞石頭砸自己隻腳」直譯自「搬石頭砸自己的腳」，比喻咎由自取、自己攞嚟衰。「攞嚟衰」直譯為拿來衰，這裏的「衰」指衰運（倒運、霉運）。「唔衰攞嚟衰」指本該不會遇上衰運卻自己去招惹衰運回來，有自討沒趣、自討苦吃的意思。就「唔衰攞嚟衰」這一句，廣東人有句相關的歇後語：

陸雲廷睇相——唔衰攞嚟衰

也有寫「陸榮廷睇相」。

相對英諺：Burn one's finger.（引火自燒指頭）開徵關稅之初，特朗普萬萬想不到會產生不少負面的影響，可謂「陸雲廷睇相，唔衰攞嚟衰。」】

3. 「霸王硬上弓」指強硬、霸道地做事，不顧後果。特朗普以關稅作為談判籌碼，強勢施壓其他國家，體現「霸王硬上弓」這種不妥協的意識形態。

【選取恰當，不過是書面語描述。「霸王硬上弓」意謂「硬來」、「強行上馬」，亦即不顧及對方的處境和感受，執意推行某個舉措，與以下的廣東話遙相呼應：

夾硬嚟；夾粗嚟（「夾」讀「鎩」）

不得不提，早年有香港人創作了一個連外國人也拍案叫絕的英文詞：

Kamchuria 夾粗嚟（呀）
（參考滿洲國Manchuria英譯）
Kamcholia 夾粗嚟（呀）
（更接近廣東話讀音）

話說回來，《牛津詞典》應考慮把這個饒有意義的英文詞彙收錄其中，以表揚香港人的創意。平情而論，這個可算是按特朗普個人意願「夾粗嚟」的關稅政策。】

4. 「顧住頭唔顧尾」形容只顧眼前利益，忽略長遠影響。關稅戰可能短期保護國內產業，但忽略全球供應鏈的複雜性和長期經濟影響。

【選取恰當，不過「顧住頭唔顧尾」非慣常說法。「顧此失彼」指顧及這個時卻忽略了那個，亦即未能全面兼顧。此成語也作「顧三不顧四」、「顧一不顧二」；廣東人在此基礎上創作了：

顧得頭顧唔得尾；顧得頭顧唔得髻
顧得優鞋又甩髻

「醫得頭嚟腳反筋」形容病太多，治得一種治不了其他；也作「顧得頭嚟腳反筋」，與「顧得頭唔顧得髻」近義。

美國在執意其推行的新關稅政策的同時卻沒顧及實行之後對中國帶來的經濟衝擊以及與各國之間的關係，尤其盟友。特朗普「顧得頭顧唔得髻」，盡顯其行事不夠深思熟慮，導致一連串負面的後果。】

歷史與空間

●張祖松

瓦鄉人的起源

說起湖南，大家就會想到湘西的神秘，卻很少有人知道，湘西的神秘其實都來源於世世代代居住在深山中的瓦鄉人。瓦鄉人因其獨特的生活習性、飲食、語言和文化被譽為「湘西遺珠」。尤其是瓦鄉人的語言很特別，早已被語言學界劃為中國漢語方言之一，並且被列為漢語瀕危方言，至今仍為單列的、不屬於任何其它漢語方言的語言系統。瓦鄉語是沒有被歷史完全進化的中國古代語言，依然保留着中國古代秦漢時期的發音模式，是中國語言演化的活化石和見證者，無論從中國語言進化的研究還是從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角度來說，它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社會價值，然而瓦鄉族群卻一直沒能被單獨設為一個民族，瓦鄉人作為一個未被官方識別的民族群體，面臨着越來越嚴重的文化遺產流失和權利保護的挑戰。

幾十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大地到處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瓦鄉人因為居住在深山中，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演變中，受傳統皇權政治的影響很小，所以至今還保留着中國最古老、最純樸的生產、生活習性，但也正因為如此，現代瓦鄉人的生產、生活條件與大山外面的其他各民族相比差距越來越大。近幾十年來，瓦鄉的年輕人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紛紛走出大山去外地謀生，他們的後代已經連瓦鄉語都不會說了，更談不上了解瓦鄉文化了。瓦鄉人居住的村落越來越空心化，現在很多瓦鄉人居住的村莊實際上早已是一個空殼。我時常因此而難以入眠，擔心有那麼一天，瓦鄉人連帶着瓦鄉那純淨而古樸的神秘，都只能永遠埋藏在我的記憶之中。

作為一個土生土長的瓦鄉人，我心中總有一種難以推卻的歷史責任感和緊迫感，因此花了十幾年的時間，以瓦鄉湖為背景，以我在瓦鄉村出生成長的生活經歷為線索，寫了幾十篇關於瓦鄉湖、瓦鄉村、瓦鄉人、瓦鄉事的文字，想借此來引起人們對瓦鄉文化的了解和關注。

關於瓦鄉人的起源有這樣一種說法：在很古老的時候，有一對夫婦育有一雙兒女，大的是女孩，小的是男孩，姐弟倆都長得漂亮靈慧，討人喜歡，夫妻倆很是得意，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期望。

平時夫妻倆夫唱婦隨，勤儉治家，其樂融融。這年，妻子叫丈夫在門前的一塊空地的中央打了一圈木樁，再用竹篾一圈圈像織布一樣圍繞在排成圓形的木樁上面，形成一個桶狀，在樁桶裏填滿肥沃的黑土，種上一蓬陸喳（瓦鄉語，就是葫蘆瓜）。瓜苗長起來以後，她丈夫又在周圍豎起四根柱子，架起一個葡萄架式的瓜篷。陸喳長得鬱鬱葱葱，藤蔓很快就鋪滿了整個瓜架，大片大片的葉子重重疊疊遮得瓜篷下面一點陽光也沒有。可是只結了一個陸喳（通常這麼大一蓬葫蘆藤會結很多個葫蘆瓜），這個陸喳越長越大，越長越長，一直長到了地上，足足有兩米多高。這位睿智的母親預感到要有什麼大事發生，於是對丈夫說：「俗話說，事出反常必有妖。這只結一個陸喳，而且長這麼大，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一定要好好保護這個陸喳。」於是夫妻倆給陸喳的底部墊上一塊木板，又用三根竹竿給陸喳做了一個三角支撐架，防止它倒下，後來這個陸喳一直長到夫妻倆手拉手都合圍不上那麼大——陸喳老了、熟了、乾了，棕紅色的表皮光滑潤潔，像個巨大的古董。夫妻倆在堂屋裏的邊上放兩塊木方，又在木方上鋪上木板，然後把陸喳的瓜蒂鋸斷，兩人小心翼翼地把這個陸喳抬到堂屋裏，放在木板上……

天開始下起了瓢潑大雨，整整下了一個月，到處都是水，很多人都被淹死了，這時，這位母親似乎明白了這個陸喳的用途，叫丈夫拿鋸子來把陸喳從三分之一處鋸開，鋸開後，裏面什麼也沒有，乾乾淨淨的。她趕快找了一些農作物的種子，還有一些食物放了進去，這時洪水已經漲到家門口了，他們倆把陸喳做成的小船抬到門口放在水上，然後把兩個孩子放了進去，她用力往外一推，陸喳載着兩個孩子順洪流而去，這位偉大的母親雙手合十，朝着蒼天拜了兩拜：「感謝上天給了這兩個孩子一條生路。」這時，一個巨大的波浪襲捲而來……

大水漫過了金華山頂（「瓦鄉有座金華山，隔天只隔三尺三」，金華山是瓦鄉區域最高的山峰），除了陸喳裏面那姐弟倆，其他的人全都被淹死了。等大水退去之後，天下一片荒涼，沒有了人煙，也沒有了耕耘。天宮看到這種情景，玉皇大帝就派觀音娘娘下凡去給姐弟二人做媒，勸姐弟倆結成夫妻以繁衍人類。姐弟倆卻怎麼也不肯，觀音娘娘沒辦法，就提議在兩座不同的山頭燒起濃煙，如果兩個山頭的煙纏繚在一起就成婚，姐弟倆沒有吭聲，觀音娘娘理解為默認了，結果兩座山上燒的煙子真的纏繚在一起了……姐弟倆卻說：「我們根本就沒同意。」觀音娘娘只好又提出隔山滾磨的提議，把一副石磨的上下兩邊分別從不同的山頭滾下，如果兩邊石磨合在了一起就成婚。姐弟倆想，這種可能性不大，就點了一下頭，結果兩塊石磨又合到一起了。這時姐弟倆就對觀音娘娘耍起賴來了，說：「這是巧合，不算。」

觀音娘娘想來想去，覺得這也不是強行就能辦成的事情，只好又再提議隔山栽蓬瓜，兩蓬瓜的瓜藤如果相纏就成婚，並且說，事不過三，這是最後一次，不能反悔。姐弟倆想：「這怎麼可能呢？」就同意了。姐弟倆沒想到，結果兩蓬瓜的瓜藤還真的相纏了，姐弟倆認為這是天意，天意難違，就成婚了。

一年後，姐姐懷孕了，滿時月後生下的卻是一個大肉球，姐弟倆想，既然上天賦於了他們繁衍人類的責任，那麼這個肉球就肯定有它的用處……他們就把這個大肉球剁成了肉沫，又捏成一個個小肉丸，找來小石板和完整的瓦片，在一塊小石板上用兩塊青瓦搭成一座小屋（我們小時候，玩過家家也是這樣搭小屋的），在小屋裏放兩個小肉丸，每個小屋封一個姓氏，放在岩邊的姓石，放在楊樹邊的姓楊，放在李樹邊的姓李，放在水邊的就姓江……由此化為不同姓氏的瓦鄉人先祖，從此族群繁衍。

●瓦鄉人起源說姐弟像。 作者供圖